

十七年蝉

每个人都有必须坚持的东西，那是他成为自己的方式
每个人都将走向死亡，但坚持本身则可能带来幸福

庆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十七年蝉

厌石 著

I247.5

Y124.91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七年蝉/灰石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新小说家)

ISBN 978-7-02-007967-4

I. 十… II. 傅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7049 号

责任编辑:文 珍
特约策划:李 殷 陶媛媛
装帧设计:董红红

十七年蝉
灰 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72 千字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25 插页 2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967-4

定价:2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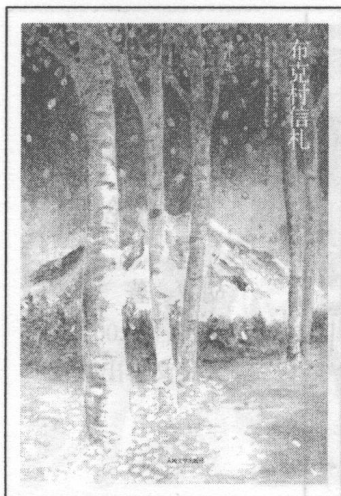
本书系北京市“出版原创推新工程”推出作品

厌石

浙江杭州人，现就读于墨尔本霍姆斯格兰政府理工学院。本人未曾在任何纸质媒体上发表过作品，这是第一次参加文学类比赛。

创作动机：

在经历了几年不间断的文字创作后首次挑战长篇小说，创作过程中发现此次比赛信息，遂在完成后投稿参赛。



《布克村信札》

刘汀 著

定价：29.00元

人民文学出版社

99杯“新小说家”大赛特别新锐奖作品

苏童、叶兆言、赵长天、陈村、蔡翔 联袂推荐

在无可逆转的现实中，对渐渐消逝的故乡最后一次回望。

细致绵密的呢喃，暗藏玄机的书信。

那些离开的人们啊，你们可曾记得自己原来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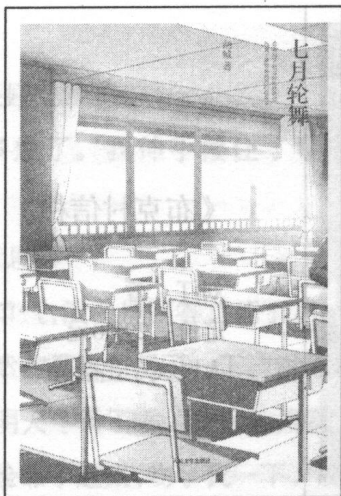
故事简介

这是一个发生在偏僻而遥远的地方的故事。

有一个叫布克村的小村庄，因为临近的火山要爆发，全村人都迁徙离开了这里，只留下一个少年看守村子。他每天和自己的一匹马、一只狗和一只兔子为伴，记载下村里的变化，把记录寄给村长留下的一个地址。少年一个人在布克村的时间里，发现了许多无法解释的事情。他无法再等待下去了，他迫切地需要把离开的布克村人找回来，可是当突破重重迷雾，经历千辛万苦找到他的布克村人后，少年却绝望地发现没有人愿意再跟他回到布克村，一切都已经改变了，所有人都对少年这样说。少年目光哀伤，不愿相信，他最终选择了重返，却发现等待着他的是更加残酷的结局……

文字相对老道，比较成熟，收放自如。全文使用了书信体这一较为特别的文体，却并没有过多的影响故事的流畅性，那些看似天马行空的虚构情节，其实大多有现实的寓意。作者希望成为一个都市中的心灵守望者，他有这样的写作野心。

——99杯“新小说家”大赛评委会



《七月轮舞》

胡钺 著

定价：26.00元

人民文学出版社

99杯“新小说家”大赛特别新锐奖作品

苏童、叶兆言、赵长天、陈村、蔡翔 联袂推荐

清新、温暖、感人，不一样的少女成长小说。

七月的孩子，手拿麦穗和红罂粟的花环，在冉冉年华里跳着一段绝世的轮舞。

不论背着多么沉重的梦想，也不论生有多么轻盈的双翅。七月的孩子，请你们舞。

故事简介

故事写的是一群初中生从暑假开始到中考毕业这一年的故事，生动地描写了一群中学生之间的友谊、冲突以及朦朦胧胧的感情故事。小说以敏妮一家的生活情感为主线，以姐姐雷白柠和妹妹敏妮的成长之路为参照，着重刻画了敏妮、管恰恰、田莲、雷白柠等女生和朱荀甲、黄荆、沙杨等男生不同的性格以及青涩曲折的成长过程。清新细腻的叙述，生动清丽的语言，将主要人物的心理活动都婉妙地呈现出来，使本书有别于众多青春校园小说，读来温暖感人且获得许多成长的经验。

阳光、清新、温暖、单纯。应该有这样一种校园小说。

——99杯“新小说家”大赛评委会



《绝色演员的温暖面具》

牟智平 著

定价 28.00元

人民文学出版社

99杯“新小说家”大赛新锐奖作品

苏童、叶兆言、赵长天、陈村、蔡翔 联袂推荐

BLOG点击率破百万的悬疑惊悚小说 挑战最高阅读神经极限

故事曲折离奇 情节跌宕起伏

凡是看到过这部剧本的人，都必须把它变成一部美丽的电影，否则将会没有原因地死去……

故事简介

颜家古宅，年代久远，传说中古宅的主人——已过逝的绝世女演员颜静如的鬼魂依然栖息在此，任何人不得擅自打扰。

某一天，一群热爱戏剧艺术的孩子却打破了古宅多年的寂静，他们大刺刺地揭开了陈年的封条，在宅子里拍戏、布景、过夜……

然而，当每一次在宅子中完成一幕剧的时候，孩子们的团队里总有人会莫名地死去，巨大的恐惧从开机的那一刻起，便笼罩在了剧组中所有人的身上，甚至还因此牵扯出了上一代年轻演员的前尘往事。戏里戏外的真假，梦里梦外的虚幻，如同一张大网，正将两代人的恩怨纠缠在了一起，无人知道剧本最后的结局，究竟是什么……

戏里戏外的真假，梦里梦外的虚幻，人鬼纠缠的恐惧，一张大网网住两代人的恩怨纠缠，最后会得出什么样的结局……作品把悬念营造得很好，故事的节奏也拿捏出了一定功力。

——99杯“新小说家”大赛评委会



《沉睡的女儿》

哥舒意 著
定价：26.00元
人民文学出版社

99杯“新小说家”大赛新锐奖作品

苏童、叶兆言、赵长天、陈村、蔡翔 联袂推荐

一部俄罗斯套娃般精致的，跨越了类型界线的小说

在幻想和现实的迷雾中，你能找到作者那个真正的故事吗？

友情提示：爱的守望，最温暖的感动。

故事简介

这是一本关于爱的大人故事书。

三十岁的作家郝连，独居上海，在失去写作激情的同时，也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于是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在死去的一刹那，他恍惚看见了一个小女孩的身影。

醒来时，他发现自己来到一个偏僻的小站，一个小女孩正在站台上等待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爸爸。这是一个被遗忘的地方，只有绵延无尽的森林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列车。郝连在这里开始书写他生命中最后一个故事。在叙述的过程中，他惊异地发现，有一些东西在他的故事中苏醒，那是他曾经的青春中犯下的错误和伤害过的人。他发觉这个小女孩就是自己的女儿，然而此时女儿却消失在了故事里……

这是一个结构复杂的故事，幻觉和现实交织，小说中套着小说，以至你都分不清究竟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构了。作者用虚虚实实的复式结构，使得小说拥有了一种特别的力量，一种神秘的魅力。

——99杯“新小说家”大赛评委会

目录

第一章	蝉是一种属于时间的虫子·····	1
第二章	西瓜和猕猴桃·····	49
第三章	比蝉还小·····	75
第四章	开往月亮的火车·····	153
第五章	等待殆尽，期待满盈·····	257
第六章	跟蛇说再见·····	269
尾声	既然死未尝不可，·····	295
	活着也是可以的。	

第一章 蝉是一种属于时间的虫子

接到水茸的电话是在五月三十一日的早上，澳洲秋季的最后一天。似乎是为了迎接明天即将来临的冬日，那天早晨的空气中少有了弥漫着的薄雾。如此迷蒙的晨景，我在这四季花开的墨尔本倒是头一回见到。

我站在火车站前，等待将在七点三十九分驶来的火车。学校离住处并不近，需要走十五分钟去车站，然后坐四站车程到终点站下车，再走十五分钟。我常抱怨住在此处上课着实不便，不止一次萌生搬家的念头。但一周仅上课三天，又觉得搬家总是件麻烦的事情，每每都最终作罢。

等车的人不多，太阳也还没有想要破雾而出的意思，天地间的生气便只有雾色树枝上疯叫不止的乌鸦和在火车铁轨上漫无目的徘徊着的、我叫不出名字的白色飞鸟。车站小卖部的橱窗里亮着黄光，薯条、春卷、土豆饼什么的都炸好了摆放在反射着灯光的钢制铁盆上。小店老板是个中年男子，希腊人。这是我买早餐时偶尔闲聊得知的。他打开小卖部的侧门，把一些薯条倒在地上，铁轨上的白色飞鸟群飞而起，落在小卖部门前，疯抢地上的薯条，只消十几秒，地上的薯条便像从未出现过一般，连碎屑也消失无踪。

手机铃响，我掏出手机，看见屏幕上显现的是私人号码，我猜不到是谁，便按键接起，用英文说道：“我是泉，请讲。”

对方用中文问：“是赵泉吗？”

我辨别来声，似曾耳闻，甚至感觉相当熟悉，只是太久没有听见了，声音在脑中回荡几个来回之后，依旧联想不到具体的人。于是只好用中文说：“是，我是，请问你是？”

“水茸，是我，单水茸。”对方回答道，语气中并没透出因为我没听出是她

的不满。

我想我是可以被原谅的，毕竟来墨尔本的这一年半里，水茸还未曾给我打过电话。一年半的时光，把一个曾经熟悉万分的声音稀释成了似曾听闻，我之前无法想象的事实，如今发生在自己身上，倒也感觉理应当然。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曾几何时，也总是她说，我听。于是说：“水茸，如今好吗？”

电话那头有稍许沉默，随后说：“泉子，我在往北边走。”

“又旅行？”我问。

“嗯。”

我沉默了一下，说：“旅行也未尝不好。”

“是呀，我想往北走。”水茸的声音很安静，我猜她一夜未睡，或是清晨早起，我算了一下时差，此时国内才早上五点半。

“不往南方吗？”我讶异地问道。

“他知道我喜欢南方。我暂时不想在什么地方碰见他，虽然不太可能，但我还是往北走好了。”水茸淡淡地解释道。

我看着白色飞鸟陆续飞回铁轨，虽是成群地飞去，但落在铁轨上之后，却又看似彼此毫不依赖。我说：“那么，到时候让我知道你在哪儿，我年末回去找你。”

水茸应允了。延伸到雾里的铁轨深处隐隐有了两点橙黄的灯光，橙光慢慢穿透迷雾，火车已经驶来。我挂断电话，从口袋里掏出巧克力丢入口中，已可听闻火车的声音，铁轨上的飞鸟却无动于衷，依然在两条被磨得锃光瓦亮的平行铁轨上伫立着，直到火车驶到了眼前，它们才扑腾着翅膀飞上站台，毫无畏惧。我若是飞鸟，该会早一些飞上站台吧。终究是要飞上来的，何必要等火车驶到眼前才飞呢？那岂不是体验死亡的逼近？我不知道临近死亡时将会体验到快感还是恐惧，但它们似乎习惯于此，终日乐此不疲。

两天后的晚间,我竟又接到叶岛打来的电话。电话响时,我正抽着烟,往电脑里输入每个星期记录下来的关于学校温室中种植玉米的生长资料。玉米虽是盆栽,却也长得有一人多高了。玉米穗已结,只是还未熟透。虽然只是功课,但我颇为上心,看着植物一点点长高,长出一片片新的叶子,开出花儿,再结出小小的穗,看着它们在叶片和茎干间一点点膨胀变大,还是很有趣味的。我想,园艺对我来说,是再适合不过的专业了。

叶岛明显是喝了酒才给我打电话,虽没醉,但那种普通话夹杂方言的说话方式只有在他喝酒之后才会出现。话语间充满苦恼,我知道是因为单水茸的离开,但又不便多说什么,毕竟和我无关。

叶岛说单水茸去的必定是北方,因为她喜欢南方;他也知道她喜欢南方,所以必定选择北方。只是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去找她。

某种程度上,叶岛应该是了解水茸的,并且以自己的能力改变着自己,也期待改变水茸,好达成两人共同的幸福。然而“改变”这种东西无时无刻不在进行,那些轨迹杂乱而不可识,若想刻意把它引至某处,往往只是徒劳,且得不偿失。

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能如此冷静地处在他们两人之间,让我比他们彼此更清楚他们自身,似乎从一开始我就担当了这个角色。我想我是为此痛苦过的,只是那是种怎么样的痛苦如今却已经无法明述,不是无以名状,只是单纯地淡了、忘却了,似晨间的雾,太阳升起后终会慢慢消散得无影无踪。消散的雾并不记得自己曾经出现过。

我已经把玉米生长的观测数据全部输进了电脑,还需要按照数据做一些图表,想了想,决定把这些任务留至明天。我伸了个懒腰,拿起桌上的巧克力,掰下一块丢入口中。其实我一直从内心排斥把生命数据化,排斥把数据化成一根根长短不等的线条,总觉得无论什么生命都不应该只是坐标轴上曲折的线条而已。生命应该以何种方式来表现?我无从知晓,但却依然坚持不该是那样的。但老外喜欢数据,喜欢“只有正确或者错误”这样的判

断题，为此我时常觉得苦闷。

夜，阒静无声。窗外，邻居的窗中透出着昏黄的灯光，但依旧感觉这个城市的人像死绝了一般。长得齐窗高的辣椒在夜色中倚着我的窗户，白色的小花从夏天开到秋天，竟没有败落的迹象，红色、橙色、绿色的圆形小辣椒在夜色中隐约可见，只是颜色看不真切。窗开向西面，缺了一半的月亮已经映现在窗格里，如此景象若搁在夏日，要等到后半夜才能看见。无论夏间还是秋末，月色清冷依旧。我想着叶岛和水茸，月的清华酒进来，落在身上，分不清是月冷还是夜冷，只好摸出烟来，点燃一根。

我打开电脑中保存的半途而废的小说稿，想起自己曾经坚定地对叶岛和水茸说过要当个作家。他们也曾甜蜜地对我说，彼此已经找到了幸福。然而，如今我在学种菜，水茸正走向北方，岛兄在梅城。以后会怎样，谁知道呢？

.2.

泉子：

自从那天给你打过电话，我就一直想给你写信，但那段时间我正在向北走，居无定所，即使内心很想写，也总觉得不是时候。

如今我已经居住在静村。像我当初说的，我一直往北走。静村是一个很北方的村庄，就在我执笔写信时，窗外有零星的雪花飞舞着，冬的味道从已经有些僵冷的执笔的手上传了过来。想必一个月之后我便可以见到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了，如此，对北方的冬天就有了一丝期待。

写了两段我才想起还没问候你，你在南半球是否安好？不过你这般性格的人无论在哪儿应该都能淡然地生活才对，我从没担心过你，从没。我还是很期待你写的小说，虽然你当时因为打算出国而停笔，但如今若是生活安

定，重新继续也未尝不可。我还记得，曾几何时，你在午后公园的座椅上看书，我问你在看什么书，你说是小说；我再问讲的是什么，你说讲的无非是男人、女人、做爱、做人、男人不男人、女人不女人、做爱时没有爱、做人的却他妈的根本不像个人。我在穿过树阴的午后阳光下愕然地看着座椅上手捧书卷的你。你看着我继续说，这样没什么不好，因为原本就是如此嘛，不过若是以后自己写的话，或许能写出点不一样的。所以时至今日我依旧期待着。

我在静村已经住了半个多月，并且打算就在这里度过这个冬天。静村只不过是我向北走时途经的一个村庄，但在迈进静村时，我看见家家户户房顶上飘着的炊烟。那日无云，村庄的上空一览无遗，缕缕炊烟飘然而上，渐渐化为无形，于是我决定在此住下，直至来年春天。

我在这里租了一间石砖砌成的房子，石砖是青灰色的，凹凸不平，小草生于空隙之间，如今快要入冬，都枯黄了。门是单扇木门，门外用铜锁，门内用木插销，因年代久远，木色已发暗，即使晴天，摸上去也有潮湿之感。窗上有木雕草龙的图案，共四扇。总之是一间有历史味道的房子，原本是村长老母亲住的，她两年前去世，便空了下来。我来到村里想寻个住处，找到村长，他便把这间房子租给我，租金低廉。

村中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去了，留下的多是老人。老人们心地都很好，常把自己门前屋后种的菜送给我，我想付钱，却无人愿收。住在附近的沈奶奶常常颤颤巍巍拄着木杖来到我住的屋子，由不得我不同意便拉我去她家吃饭，饭后我洗完碗筷，她总在门前摆出两张木制的小椅子，让我坐下陪她聊天。她的老伴在她年轻的时候就死了，不知怎么的，有一天一觉睡着就再也没醒来。两个儿子靠她一手拉扯大，如今都去了城里，过年也不回来，只是不断地寄来钱。我想着若是自己的晚年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只能与寂寥相伴，在寂寥中等待死去，该是多么地心慌。沈奶奶跟我说得最多的是她出嫁的那天，她说她那天穿着红红的衣裳，坐了红红的轿子，太阳也是红红的，蜡烛、喜字、被褥，无一不是红红的。她每次说

的时候，沟壑纵横的脸上似浮起一丝红晕，我却每每听得甚感凄凉。

每次都接受别人送来的蔬菜总不大好意思，我便常常帮村里的老人割割菜、挖挖地瓜什么的。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一开始，那些老人看着我笨拙的样子都笑得直不起腰。我也常常累得半死还没那些老人做得快，但慢慢掌握要领之后就觉得趣味横生了。如此劳作起来，我倒是羡慕你学的园艺专业，每日侍弄瓜果蔬菜倒也惬意无比。虽然也会生厌，但对花草树木瓜果蔬菜无论如何也不会厌恶到哪儿去。这是从那些对着泥土一辈子的老人眼中看出来的，他们虽不似我般对着青菜地瓜欢呼雀跃，但眼中却毫无厌倦之情，即使这是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循环重复做着的事情，就跟那每日升起落下的太阳一般。

老人们总想打听我的过去，在他们看来，一个明显城里打扮的女子无缘无故来到农村租了间空房住下来，着实算是一件稀罕事。不过我并未细说什么，只说自己在旅行，走累了便选这个小村庄住一阵子休息休息。然而“旅行”这个词，他们却毫无概念。我解释说就是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沿路随处看看。他们说那该要花不少钱吧，我说我稍稍攒了点钱才出来旅行的。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或许这样的生活无法被他们理解。他们和我，和你，是有着区别的。

昨天我写到这儿便睡了，今天我继续写，不要嫌我啰嗦哦。你是我唯一想要用笔写信倾诉的人——或者说是分享。事情固然琐碎，但我觉得这样生活也未尝不可。

我想继续说说自己在静村的生活，还请见谅我的喋喋不休。

我学会了早起，这是以前即使在旅行时也未曾养成的习惯，但如今早睡早起，生活相当有规律，所以昨晚写到一半便上炕睡觉去了。不是不能熬夜一口气写完，只是觉得没那种必要，原本那种生活的迫切感如今不知道消散到哪儿去了。我终归还是会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的，静村只是我暂时小憩的地方罢了，对于这点我莫名地坚定。

早起是个好习惯，会觉得一天变长了许多。以前，往往要到日上三

竿才起床，然后早饭中饭并作一餐，折腾折腾便可看日落。然而如今跟太阳一起起床，觉得一天变作两天似的，折腾许久才至中午。一天二十四小时未曾增加一刻，但这种感觉很是清新，身心上似乎也因此长了力气似的，每天充满动力，感觉满满的。

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喝茶，这算不算是个好习惯，我无法定论。喝的大多都是不知名的茶，是邻居沈奶奶给的。第一次泡来喝时只觉得苦涩难咽，脸上的五官都皱到了一起。虽说苦涩，甚至品不出丝毫茶香，但久而久之却难以舍弃。每天吃过午饭必定要用煤炉烧壶热水，泡上一杯，若是太阳赏脸，就搬出椅子坐在门前，双手捧着茶杯，望着枯黄的狗尾巴草和形状怪异的石埂，边喝边看。茶喝多了总要上厕所，租的房子里有马桶。每天早起后我还要去洗马桶，这样的体验也前所未有的。若非有沈奶奶的指点，我连洗马桶都不会。就跟昨晚写的那样，他们和我，和你，是有区别的。

夜空自然要比城里美丽得多，虽然这样的夜空在旅途中也不是没看到过，但心情却从未如现在般恬静祥和。天上星辰总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盯久了即使夜再寂静也感觉头顶上热闹万分。可以称作朋友的人，在你出国前和出国后似乎都不曾缺过，但如今与他们基本上都疏离了，和那些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应该都是暗怀目的的吧，虽然究竟是何目的往往说不清道不明。交心者也不是没有，但能把自己全盘托出的人却真的再没遇见过，也可能即使出现了我也与其擦身而过了。还好，还有你可以让我写信。

你暑假应该会回来吧，若是可以，来静村看我如何？你在电话中如此说过，我也想听听你的生活。写了那么多和你无关紧要的事情，还请你不要厌烦才好——据我所知，你也大概不会。

写于静村 松茸小居